

四書章句集註

二十四

宋本孟子集注卷十四

孟子卷第十四

朱熹集注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上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

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及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楮也武臣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此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好去聲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
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

五十一

四

東

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
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
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

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
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
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
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
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
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
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

論斷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
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
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
果說文作媠，烏果反。○飯食也，糗乾
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
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

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間去聲。言吾今然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

卷九

孟子十四 七子重刊

六

畢

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

也。文王之困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困
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
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
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
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
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
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
者，邪世不能亂。

周定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
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

矯情干譽是以能遜千乘之國然若
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
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
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
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

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
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

之國而不可以得立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二

孟子一四三子重刊

九

俞

是故得乎立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立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

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

孟子卷之四十一換

十

用

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危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訛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訛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

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

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三十一

五十一

十四

陳三

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細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細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

也。此章文義我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

孟子十四

十五

卷宣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嬰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

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枝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

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
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
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
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
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
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
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
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

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
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
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
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
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
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
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

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五十一

九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教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

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
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
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
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
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
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
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
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
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
者閔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
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

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蓋闌也。招罾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孳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

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實者安，寶失其實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

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

廢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

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可八十九

孟子十四

三四

毛正

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踰踰墻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

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
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
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
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
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
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
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之類也

餽音忝。餽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

物曰餽。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
採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
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
無穿踰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
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此言不約守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脩爲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

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五十四

七

南

行去聲。○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

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
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
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
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
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
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
以復其性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
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
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
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棖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
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
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

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榱桶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

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
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
不忍食也。

公孫田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
膾炙哉。公孫田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
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
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
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
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
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
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
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孔子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獯音綸。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
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
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獯作均有所不
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
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
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一死琴張臨
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
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
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

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
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
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行去聲。嚶嚶志大言大
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

孟子十四

三三

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
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
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
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
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
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

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人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

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

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踣其禹反闡音奄。踣踣獨
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
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
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
耶又譏狃者曰何必如此踣踣涼涼
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當但
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
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闡如奄人之
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
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
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
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愿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
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
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
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
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
俗頽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
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

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
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
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
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

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獯，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

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

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
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
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
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
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
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
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
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
知之

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
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
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
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
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
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

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
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
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
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
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
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
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
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

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
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
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
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
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
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
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
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
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
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
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
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
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
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卷第十四

